

# 一切都是骗局

一个经济杀手眼中颠倒的世界

[美] 约翰·珀金斯◎著 刘纯毅◎译

*Howdunkped*  
*An Economic Hit Man Reveals  
Why the World Financial Market Imploded and  
What We Need to Do to Remake Them*





*Hoodwinked*  
An Economic 1015 New Period  
why the world Financial Market Impacted and  
Let us find to Do to Remedy them

# 一切都是骗局

一个经济杀手眼中颠倒的世界

[美] 约翰·珀金斯◎著 刘纯毅◎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都是骗局 / (美) 珀金斯著; 刘纯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9

书名原文: Hoodwinked

ISBN 978-7-5086-2260-6

I. —… II. ① 珀… ② 刘… III. 金融危机—研究—世界 IV. F8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504 号

Hoodwinked by John Perkins

Copyright © 2009 by John Perkin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oadway Busines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一切都是骗局**

YIQIE DOUSHI PIANJU

**著 者:** [美] 约翰·珀金斯

**译 者:** 刘纯毅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3695

**书 号:** ISBN 978-7-5086-2260-6 / F · 2057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作者按：本书描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为了行文方便，出于隐  
匿身份或结合情节与对话的需要，个别地方用了化名，少数次要  
细节略有修改。**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外孙格兰特·伊桑·米勒及他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你们激励着我们去创造一个永续、正义、和平的世界。



## 引言

过去我是一名职业经济杀手，属于当今“雇佣枪手”这个精英团体中的一分子，我们效力于各大公司和美国政府的特定部门，为他们攫取利益。我有一个体面的头衔——首席经济学家，手下有一个高素质的团队，成员包括经济学家、管理咨询专家及金融分析专家，他们制作的各种报告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上去合理又合法。不过，我的真正工作是欺骗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

尽管我们这些职业经济杀手的工作方式花样繁多，但我们还是有目的一致共同任务的：判定哪些国家拥有足以令各自国家的公司觊觎的资源。目标确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引诱、贿赂甚至威逼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盘剥他们的国民——接受永远有借无还的贷款，把国有资产私有化，使破坏环境合法化，最后把那些我们觊觎已久的资源廉价卖给我们的公司。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此抵制时，他们要么被推翻，要么被暗杀，实施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走狗。

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向披靡，无往不利，以至于老板指示我们把类似策略在美国及全球其他国家如法炮制。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以为继的局面，当前这场经济危机的幕后推力就在于此。尽管危机现在有所缓

和，不过这场危机恰恰就是“全球性海啸”的前兆。

2009年3月5日清晨，我乘坐冰岛航空公司757次航班，经过一整夜令我精疲力竭的飞行，从美国佛罗里达飞抵冰岛的雷克雅未克。飞机着陆后，我草草写下了这些话。凝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9世纪晚期，我正坐着公共马车，抵达旧时美国西部的某个新兴都市，这个地方可能是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也可能是南达科达州的戴德伍德。这个新兴都市转瞬之间就土崩瓦解了，这是“海啸”灾难正在聚集能量的另一个征兆。

曾几何时，冰岛一直都被看做欧洲贫穷落后的远亲。然而，近年来冰岛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世界银行2007年的排行榜上，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人均）富国。雷克雅未克空前繁荣，迅速成为一个新兴都市，人们在这里一夜暴富。名流、赌徒、骗子及经济杀手成群结队，纷至沓来。摩根士丹利、高盛以及华尔街上其他大部分金融巨头，全都派出了西装革履的作战部队。他们曾经利用相似的模式，盘剥过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及所有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其他贵重自然资源的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把冰岛迅速推向物质主义，从事我以前的经济杀手职业的男男女女到处游说，说服这个国家的个人和政府大肆抵押借贷。形形色色的人们好像都在忙着为好莱坞制作一场让观众疯狂观看的集体狂欢剧。他们出手阔绰，买下了迈阿密大厦、贝弗利山庄公寓、英国百货公司、丹麦航空公司、宾利汽车公司、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挪威发电厂，甚至还有英国的足球队。2007年冰岛人均海外资产拥有量约为2002年的50倍。2003~2007年，冰岛股市行情飙升了9倍（同期美国的仅翻了一番）。雷

克雅未克的房产价格上涨到原来的3倍。3年之内，冰岛平均每个家庭的财富增加了3倍。

推动冰岛经济繁荣的原材料是这个国家的“金矿”——水力发电和地热发电。冰岛的冰川、河流、火山及地下温泉似乎能够提供无限的电能。因为这种资源无法装箱，也不能装桶，因而不得不现场开采。冰岛电能最大的用户是各铝业公司，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公司纷纷进入冰岛。其后40年间，随着全球铝需求量一路飙升，铝业公司说服冰岛领导人，仅仅为了满足这些外资冶炼企业的能源需求，建造了很多发电厂。美铝公司（Alcoa）提出了一项计划，可以让冰岛名声大噪——在冰岛遥远的北部地区，建设一个“从水电到炼铝”的巨无霸联合体。冰岛必须履行的所有义务就是提供极其庞大的贷款——以将来销售电能的预期收入作抵押，而且必须雇用外资企业修建大坝、建设电厂，单单为了这个冶炼项目，计划发电功率就超过600万亿瓦（相比之下，全体冰岛国民的用电总需求量是300万亿瓦）。

当然，事情不会如此简单。科学家研究发现，水电大坝跨过地震断层线，这块将被洪水淹没的区域的面积与曼哈顿相当，其所在国比美国肯塔基州略小，这个区域存在着罕见的生态系统。冰岛国民则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此事，冰岛政府为此搁置了环境保护法规，给这个项目颁发了“特殊情况”的建设许可。2007年6月，美铝公司举行工厂落成典礼，这个工厂由来自美国的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建造。这家新厂年产铝346 000吨，是冰岛第一个铝厂产能的10倍。

冰岛人民欢欣鼓舞，更确切地说，在知道他们的公共事业部门每小时



都要为在此生产经营的美铝公司输送数万美元之前，他们是这样的。

■ ■ ■

2008年10月6日，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规模已经超过国民经济很多倍的冰岛银行轰然倒塌，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冰岛国债恶性膨胀，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50%。冰岛破产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心生疑问：此时的雷克雅未克是不是就像先因黄金而暴富、随后又盛极而衰的汤姆斯通和戴德伍德那样的城市呢？一个小时之后，我是不是要漫步于一座“鬼城”中空荡荡的街头呢？这里除了窃贼、乞丐和金盆洗手的枪战高手，可能间或还有一两个酩酊大醉的职业经济杀手，此外再无他人？

冰岛的情况是一个预兆，我对此深信不疑。详细了解环绕在第一个被经济危机击中倒下的发达国家周围的情况，是我此次冰岛之行的原因之一。如果其他国家不把这场灾难当做前车之鉴，就很可能重蹈覆辙。

冰岛跟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因为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制度而遭殃。这是资本主义的“变种病毒”，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商学院读书时，就有给我上课的教授预见到这一异常现象，并对此大加指责。20世纪70年代初，我加入职业经济杀手行列后，经过长期的思想灌输，从美国华尔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模式的倡导者已经把一系列价值标准渗透到商界领袖和政府领导人的内心深处。自此以后，正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经历的那样，这些价值观导致所有人都在劫难逃，最终崩溃。而现在，冰岛正在重复这种模式。坚守这种特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有自

己的行为指南，他们毫不妥协地信奉国家资源私有化，主张企业首席执行官应有不受限制的权限，他们把借贷负债推向极致，造成了当今这种债台高筑的“债奴”境地——国家和个人同病相怜。掌管那些特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是由一个特殊阶层组成的，他们忠于职守，他们与平民百姓不一样，不需要法规监管。基于这种假设，异化的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地缘政治模式。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定时代，这个时代与当初民族国家取代希腊城邦制度的时代不无相似——只不过今天的民族国家已经被企业巨头取而代之了。

按照我的教授们的理解，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问题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滥用和被“变种病毒”感染的人群如此之多这样的事实。飞机颠簸过后停了下来，我在想是不是还有机会赶在“病毒”大规模流行之前把它控制住。

我走下飞机，通过海关，随后碰到一个年轻人，长得像个摔跤手，他毛遂自荐，要当我的司机。我跟着他走出来，拂晓的微光正透过凄冷的潇潇细雨散射开来，感觉雨水随时都会变成雪花似的。我抬脚登上他的运动型越野车，感觉就和正爬上一辆昔日的马车向戴德伍德进发一样。

“我当时要是买辆小车就好了。不过，那是将近一年前的事了。谁又能未卜先知呢？”他不无歉意地说道。显然他是在对我刚才转瞬即逝而又似乎有所抱怨的混乱表情进行辩解。

离开机场不久，透过昏暗的薄雾，他指着一个建筑群说，过去那里一直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驻军超过1 200人——直到2006年美国国防部撤销这个基地之前，驻军规模一直都是如此。

我问他现在那里是不是一座“鬼城”。

“才不是呢。我们有一所大学搬了进去。学生取代了士兵。”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撤离之前，美国在那些设施上投入极大。”

“为什么？”

他盯着我，那表情就跟教授望着一名学生，而这名学生本来应该对教授讲的内容理解得更好一样，“我听说那些合同规定得就跟强盗条约似的。”

雨水拍打着汽车的挡风玻璃，我透过玻璃，凝视着一处荒芜单调的山地。陡峭的岩石散布在山的表面，好似上帝愤怒地来回晃动着拳头，而后又不经意地放了下来。

“火山熔岩！”我的司机说道。接着他又指向一片随即消失在云端的雪地，补充道，“那儿就是喷射这些熔岩的火山。”

我向他提起，自己看到过美国宇航局曾经在这里训练“阿波罗号”登月宇航员的内容。

“是的，的确是这样。”他附和道，“不过，‘山魔’最终把他们赶跑了。”

“山魔？”

“它是北欧神话人物，是侏儒和巨人的组合体，是十分凶恶的小东西。”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咧着嘴傻笑，“美铝公司在建冶炼厂之前，请了一位伏魔法师，以确保没有山魔被挪位。有传言说那个法师是个江湖骗子，冰岛出现经济问题，就是因为山魔在报复。”他侧头对着旁边的车窗，问我，“看到那些东西了吗？”

透过车窗玻璃，我认出由火山熔岩建造的几个高高大大的石雕。“是

那些很有意思的石雕吗？”

“嗯。阳光把山魔变成了石头。太阳照过来，它们暴露在阳光下，有时就会被捉住。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我们这个地方照不到那么多阳光。”他咯咯地笑着说道。

“山魔经济学。”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他以探询的眼光看着我。

“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考。我该说的是，我是一名经济学家。”我耸耸肩说道。

“哦。”

尽管我无法解释他所表达的含义，不过我认为他很想弄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还能从冰岛那里得到什么。“山魔经济学”这个词缠上了我。在我们驱车前往雷克雅未克的路上，这个词一直都在我耳畔回响。如果说山魔也被牵扯进这次堪称经典的经济震荡，那么山魔们一定已经变成人形，供职于美铝公司、冰岛政府及冰岛银行。一个面带顽童般微笑、鼻梁上架着蜻蜓式眼镜的秃顶男人的形象倏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刚看过的一幅照片，主人公是山魔一样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诺贝尔奖桂冠得主。他曾经让冰岛及其他大部分国家自信满满地回避那些把我们从“经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相关政策；他曾经施展魔法，极力倡导那种弱肉强食、劫掠成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冰岛正是因此而倒地毙命的。在这些方面，弗里德曼的作用无人能及。

“就在那儿！那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那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铝厂，现在归力拓加铝集团（Rio Tinto Alcan）所有。”司机指着透过雨幕刚

刚能够看到的那些厂房，大声叫道。

透过来回摆动的汽车雨刷，我斜眼望去，在雨雾当中，几座庞大的圆柱形高塔依稀可见。这些高塔位于海上的塔基上，直插云霄，不禁让我回想起在一部讲述中世纪战斗故事的老电影里看到的炮楼。跟这些高塔并排的是一排较矮的楼房，这排楼房一直向远处延伸，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似的。

司机指着足以装下全世界最长的火车的那座楼，说道：“那楼绵延 1 英里远，总共有 3 幢，另外两幢被你看到的这幢挡住了。”

接近并驶过铝厂时，我们谁也没说话。一个人也看不到，一个活物也没有。要不是司机一再明确否认，我真以为那个地方已经弃置不用了。他说：“日夜开工。”显然他说的是事实。

跟我参观过的其他工厂——煤矿、造纸厂、炼油厂、核电站——类似，这里规模之庞大，让我惊叹不已。我知道，自从建成投产以来，这家铝厂的产能一直都在增加，然而跟美铝公司新建的那个冶炼厂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我换了个坐姿，看着那个铝厂消失在身后的雨幕中。

“那儿是你说的‘鬼城’。”司机随口说道，他打断了我的凝思。在我们右侧，是一排排透着郊区风格的稀奇古怪的房屋。“全都空着。”他悲伤地摇摇头，又用那古怪的声音大声说道，“他们说，你要想在冰岛安家，房子多的是。”

汽车行驶的过程中，我研究了一下那些房子，结果并不符合我的期望：没有车来车往的大街，没有生长着顽强的小草的草坪，没有带百叶窗的舞厅，也没有风把门关上的响声。

离开机场大约 45 分钟之后，我们抵达雷克雅未克。司机声明：“我要

带你绕点路。”他一边说着，一边拐到一条马路上，这条路上现代化的办公楼鳞次栉比。他说：“这是‘梦碎大道’。以前这些大厦里的商户大部分都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现在人去楼空了。”

起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这么漂亮的现代大厦，似乎不可能全都闲置不用啊。他把车速减慢，我脸贴车窗玻璃向上望去，看到很多窗户拐角处还贴着小胶带。真是不可思议！他把车开得更慢了一些，我能看到楼内空空如也，没有桌椅，甚至连窗帘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个巨大的洞口。

“又一座‘鬼城’。”他说。

“难以置信。”

“你只是参观而已，知足吧。”他看了看我，“我可是住在这里。”

“恐怕我们都要住在这里了。”

■ ■ ■

本书讨论的就是此处所说的“这里”——我们现在身处何方，我们如何沦落到这般田地，今后我们将向何处去。

迄今为止，华尔街看上去还不像雷克雅未克的“梦碎大道”那样。那条大道更像是被废弃之后的汤姆斯通城里的大街小巷。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骇人听闻到无以复加的图景令我们目不暇接：失业率一飞冲天；道琼斯指数一落千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少支起了“蔚为壮观”的帐篷；汽车公司的总裁们乘着私人飞机飞往华盛顿，乞求国会拨付巨额救援金；令人不齿的美国国际集团宣布要向搞垮企业的高管支付 4.5 亿美

元的红利；因为欺诈投资人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纳斯达克前任主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认罪伏法……

这些已经让我们灰心丧气的情景还在继续，很多人可能会为此大吃一惊。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预料到这些结果。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教授们就已经预料到了，也有很多当代学生预料到了。

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马莎对我说：“美国有很多警示信号：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泡沫泛滥——大笔大笔的信贷发放给还不起贷款的人，海外战争费用极其高昂，工作岗位外包海外，银行法规屡遭废止……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呢？”

美国人还在自欺欺人。股市似乎要复苏，天然气好像在降价，这些偶发性的“好消息”哄骗美国人相信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美国人就是巴普洛夫的试验狗，盘子一响，就会跟着流口水。那是一个危险的幻觉，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无法处理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这样写道：“真实情况是：我们正生活在谎言当中……我们制造了一个‘假面’，掩盖了表面下的致命肿瘤。”

不幸的是，相当多的人没想着要透过表面看一看。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商业领袖们鼓励我们“坚持到底”。很多时候，我们总是难脱窠臼，还要老调重弹。我们已经把弱肉强食、劫掠成性的资本主义的变种病毒当成最佳规范。我们已经让自己深信可以继续不成比例地消耗全世界的资源，只要把账记在信用卡上，永远用不着偿还高额利息或者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提问道：“即便你怀疑整个体系马上

就会自我毁灭，你又会如何鼓起勇气去挑战你和邻居原本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那套理论呢？”

我们到底没能鼓起勇气。我们允许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到处追赶恐怖分子的踪影；允许政府为了寻找牙膏炸弹而在机场搜查我们的钱夹和公文包；听凭人身保护权不受保障，允许他们随意逮人，致使最神圣的法律文案蒙羞；我们说服自己去相信批评总统就是通敌叛国。我们已经接受那些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国际集团损失零头的国家是“邪恶轴心国”的说法，同时又把保护国民不受金融欺骗掠夺和剥削的法律弃之如敝屣。我们支持政府在哥伦比亚丛林中追捕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却又对实力足以摧毁美国经济的那些大企业的账本不闻不问。

奥巴马当选总统具有象征意义。美国选民一夜之间跳出保守的共和党，转向自由的民主党，这反映了选民态度的深刻变化，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变革。奥巴马政府打算对信用卡行业加强监管，计划实施更为严格的汽车排放和油耗标准，想要成立一个金融管理委员会，另外还要实施其他能把我们推上正轨的法案——假如国会能够通过。然而，没人说出来的令人感到不幸的真相是，这条路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变革，也不是一条引领我们走出当前泥潭的途径，它简直就是一条要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更加迂回曲折的道路。我们必须奋力开拓一条新路。

2007年9月25日，我的女儿女婿给我添了一个外孙，名字叫格兰特。几个月之后的感恩节期间，我重温了几年前发下的誓言：我要奉献自己的余生，帮助建设一个永续、正义、和平的世界。外孙给了我激励，让我有了新的紧迫感。



我知道，格兰特的人生受到在我监护他成长期间发生的重重危机的严重威胁。问题不是去预防危机发生，也不是回归常态——大多数人遭受极少数人盘剥的世界。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就是实现我们自身行为和经济模式的根本转变。

作为一名职业经济杀手，我参与了许许多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把我们推向今天这种危险的境地，而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所有这些都视为“正常”。作为一名作家和演说家，过去5年来，我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到处奔走，向政商两界领袖、学生、教师、工人及各色人等发表演讲。

真心希望我们已经做好了实现转变的准备。转变是我们的大救星，转变能拯救格兰特他们的世界。

本书第一部分全面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评估当前的形势。第二部分用以研究当前形势，这部分给出了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纲领，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以此实现一个我外孙及他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都乐意继承的制度。

针对奥巴马总统的经济计划、改革华尔街的现行方案及其他短期经济政策，已经有很多人著书分析其利弊得失。这些著作解决的是“急救”问题，也就是说，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包扎，以便迅速止血。

本书立意高于“急救”，书中辨别出了资本主义感染的“病毒”，并开出了“长效药方”。